长久以来的错误认知：
对中美“脱钩”的批判性观点

Rukmani Gupta

2023 年 2 月

APLN | ASIA 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作者简介

Rukmani Gupta 是一位独立国防分析师，在学术界、智库和业界拥有超过 15 年的经验，此前曾就职于英国简氏集团（Janes Group）、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并担任过 India Quarterly 的副主编。她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亚洲的国际安全、地缘政治、国防战略和军事能力，并长期关注中国。

@APLNofficial

apln.network

@APLNofficial

@APLNofficial

亚太核不扩散和核裁军领导网络（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简称 APLN）是一个由亚太各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导人组成的、致力于应对安全和国防挑战（尤其是应对和消除核武器风险）的组织。

© 2023 Rukmani Gupta

本报告的发布严格遵循 4.0 版国际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本次项目经费由纽约卡内基公司赞助。

本文所载观点仅为作者自己的意见，不一定反映作者所属机构、APLN 及其员工、董事会或资助方的意见。

如有任何咨询，请直接转至：
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APLN Secretariat
4th floor, 116, Pirundae-ro
Jongno-gu, Seoul, ROK, 03035
Tel. +82-2-2135-2170
Fax. +82-70-4015-0708
Email. apln@apln.network

本出版物可在 **www.apln.network** 免费下载。

封面图片：iStock/summerphotos

长久以来的错误认知：对中美“脱钩”的批判性观点

Rukmani Gup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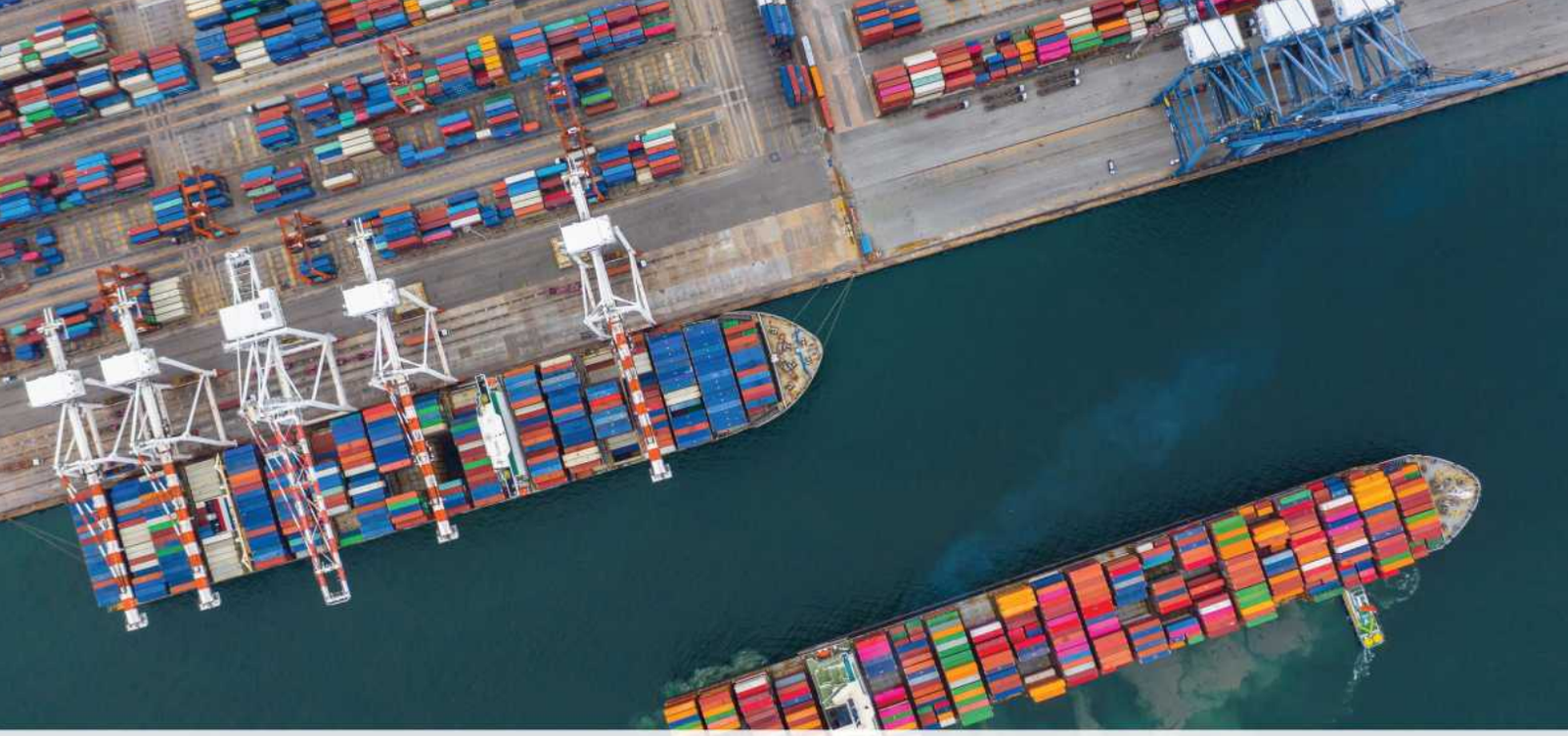
引言

由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内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和关税战，出现了关于中美关系“脱钩”的争论。尽管“脱钩”算不上一个明确的术语，但大众媒体越来越常用这个词来表达对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稳定性的担忧。人们普遍认为，脱钩指的是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大大减少，即便政策上不存在分歧，也会逐渐各行其道。因此，脱钩可被视为现有双边关系的破裂，其特点是双方之间的接触减少。这种破裂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段时期内强度有所波动的过程。

尽管中国和美国彼此针锋相对地互征关税首先引发了两国之间“经济脱钩”的讨论，但脱钩的论调现在已经不仅仅包含经济问题，还波及至科技和地缘政治的问题。人们担心中美两国会在各个领域脱钩，持续讨论脱钩的后果，尤其是它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稳定方面产生的影响。[1]

本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的脱钩到目前为止只是表面现象，但脱钩论源于对中美经济互动模式变化的误解，尽管这些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关于经济互动原因和影响的官方负面论调加深了这些误解，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整体双边关系中现有的紧张局势。当中国和美国都在继续相互指责对方使关系恶化时，改善双边关系似乎并非易事。中美双边关系紧张的后果也将由东盟及地区间其它寻求与这两个国家保持平衡关系的国家来承担。

1 请参见：Michael Heath and Kathleen Hays, “IMF's Berger Warns China Tech Decoupling Would Slash Global GDP”, *Bloomberg*，2021年4月16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des/2021-04-16/imf-s-berger-wams-china-tech-decoupling-would-slash-global-gdp#xj4y7vzkg; Richard Heydrian, “Why Southeast Asia is desperate for a US-China detent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22年11月22日，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de/3200258/why-southeast-asia-desperate-us-china-detente。



iStock/AvigatorPhotographer

解决经济脱钩问题

与一些报道相反，实际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自 2018 年贸易战以来出现了破裂。[2] 美国政府贸易数据显示，美国 2021 年对中国的出口比 2020 年增长了 21.4%，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相应增长了 16.5%。[3] 自 2017 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为 1304 亿美元)以来，美国在 2021 年对华出口额扩大至 1511 亿美元。美国的自华进口额对比 2017 年的 5056 亿美元也略有增加，2021 年的数额为 5064 亿美元。[4]

中国海关数据也呈现了类似的整体贸易增长。[5] 根据这一数据，中国对美出口额在 2021 年增长了 27.5%，而进口则比上一年增长了 32.7%。

美国仍然是中国仅次于东盟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6]

2 Anne Hoecker et al, “US-China Decoupling Accelerates, and Shockwaves Spread”，2022年9月19日，Bain & Company, https://www.bain.com/insights/us-china-decoupling-tech-report-2022/。

3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2022），“U.S. Trade with China”,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country-papers/2971-2021-statistical-analysis-of-u-s-trade-with-china/file。

4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2018），“U.S. Trade with China Overall Trends 2017”,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technology-evaluation/ote-data-portal/country-analysis/2356-2017-statistical-analysis-of-u-s-trade-with-china-pdf/。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22年），《2021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5/4122070/index.html。

6 Shen Weiduo and Chu Daye, “US' trade with China surges 28.7% in 2021, but widening deficit proves tariffs ‘a failure', *Global Times*，2022年1月14日，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1/1245953.shtml。

这并不是说征收关税对双边贸易没有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表明，尽管疫情期间需求增加，但受到25%关税打击的美国自华进口商品仍未恢复。[7] 在IT硬件和消费电子产品方面，来自中国的进口减少了60%以上，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则有相应比例的增长。最终受7.5%关税打击的中国商品进口已经恢复到贸易战前的水平，且略有增加。然而，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进口则增长了50%以上。未受到关税打击的中国商品（如笔记本电脑、玩具、手机）则出现美国进口快速增加，超过了贸易战前的水平。平均来说，这标志着50%的增长——这是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的。

尽管存在这些趋势，双边贸易价值已经恢复到贸易战前几年的水平，并且正得到改善。就在受高关税打击的商品进口额下降时，未受到关税打击的商品进口有所增加。因此，尽管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速度与贸易战前相比肯定有所放缓，但两国之间的整体贸易关系还没有“脱钩”或破裂。随着供应链持续多元化，进口方面的增长率不太可能迅速得到改善。

至于双向外商直接投资（FDI），美国在华的FDI比前几年有所减少。2020年，美国公司在华投资87亿美元，比2019年投入的131亿美元有大幅下降。2020年美国对华FDI数字也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然而，2020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比2019年的数字略有增加。[8]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20年全球FDI下降了42%，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9] 因此，从美国流向中国的FDI减少可以很好地用总体经济放缓来解释。

从美国流向中国的FDI投资减少并没有影响到全球对中国的外商投资。2021年，中国的FDI增长了21%，而2020年增长了6%。[10]

7 Chad P. Bown, “Four years into the trade war, are the US and China decouplin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2年10月20日，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four-years-trade-war-are-us-and-china-decoupling。

8 Thilo Hanemann et al, “Two-Way Street: 2021 Update US-China Investment Trends”，2021年5月，https://rhg.com/wp-content/uploads/2021/05/RHG_TWS-2021_Full-Report_Final.pdf。

9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Glob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ell by 42% in 2020, outlook remains weak”，2021年1月24日，https://unctad.org/news/global-foreign-direct-investment-fell-42-2020-outlook-remains-weak。

1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Asia hit a record $619 billion in 2021”，2022年6月9日，https://unctad.org/news/foreign-investment-developing-asia-hit-record-619-billion-2021。

iStock/Bet_Noire

人们很容易将中美之间经济互动模式的变化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但两国的国内经济问题早已预示着经济关系的转变。

尽管寻求更大的科技进步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但 2015 年启动的“中国制造 2025”（MIC）计划提出了“支持企业在境外开展并购和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的政府政策，以减少中国对外资技术的依赖。[11] 作为 MIC 的一部分，中国战略部门的制造业升级预计将让核心部件和基础材料的自给率达到 70%。为实现这些政策目标，中国寻求在欧洲和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部门进行投资。中国也通过控制“非理性”海外投资，基于包含鼓励开展、限制开展和禁止开展境外投资在内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2017），推进了新一轮对外直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2015年7月7日，http://www.cittadellascienza.it/cina/wp-content/uploads/2017/02/IoT-ONE-Made-in-China-2025.pdf。

投资（OFDI）。[12] 不出所料，鼓励清单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制造和研发，而禁止清单则包括可能损害中国利益和安全的投资。到 2020 年，中国出台了《外商投资法》来指导 FDI，纳入了“负面清单”制度，以鼓励对特定产业部门的投资。[13]

继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及中美经济关系的紧张局势后，中国坚定了要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方向以减少对外贸易依赖性的看法。因此，诸如“双循环”“双循环下的共同富裕”等概念设想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国内市场，使其成为经济的主力，同时补充中国的国际贸易，来纠正中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14] 中国公司对外收购的迅速增加（特别是在 MIC 提出之后）导致那些在关系国防安全领域的投资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并加剧了人们对削弱欧洲和美国国家竞争力的担忧。[15] 中国对发达国家的 FDI 侧重于合并和收购而非绿地投资，并且国有企业（SoE）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仍然占有很大份额，这使人们开始担心，中国政府在利用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促进国有企业投资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16] 另一个长期存在但近来才引发关注的问题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待遇及其面临的限制，这凸显了在投资机会的范围和数量方面缺乏互惠的问题。中国政府向国内企业提供的隐性补贴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构成了对中国国内经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7年8月4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8/18/content_5218665.htm。

13 2021年发布了新的负面清单，对早些时候发布的限制进行了删减。有关比较，可参见Qian Zhou and Zoey Zhang, “ChinaS 2021 Negative Lists Widen Market Acces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China Briefing*，2021年12月27日，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21-china-negative-lists-update-widen-market-access-for-fbreign-investment/。

14 刘鹤，“加快国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0-11/25/content_5563986.htm。

15 例如可参见：Angela Stanzel, “Germany's turnabout on Chinese takeovers',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7年3月21日，https://ecfr.eu/article/commentary_germanys_turnabout_on_chinese_takeovers_7251/；以及 Alan Rappeport, “U.S. Outlines Plans to Scrutinize Chinese and Other Foreign Investment', *The New York Times*，2019年9月17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9/17/us/politics/china-foreign-investment-cfius.html。

16 可参见美国经济分析局，“China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Country Facts；https://apps.bea.gov/international/factsheet/factsheet.html#650；另见：美国企业研究院，“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营的外国公司以及竞争国外市场的外国公司不利的因素，这解释了美国不断强调“公平竞争”的原因。[17] 此外，国家安全问题在贸易战之前就已经影响到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问题。2013 年美国基于对中国网络攻击的担忧限制政府购买中国 IT 设备，以及美国政府阻止中国竞购德国半导体公司爱思强的美国业务从而实际上破坏了这笔交易，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18] 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制定面向国内受众的贸易政策时，需要在各种各样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做文章，例如提出旨在将工作机会从中国带回美国的激励措施。[19]

言论和观念形成的问题

尽管贸易和投资数据表明经济关系并没有突如其来的破裂，但围绕关税和贸易战的原因和影响的言论一直影响着整个双边关系。两国官员都一直强调他们自己的威胁论观念，他们的表态自然而然地塑造了国内的观念和态度。

2019 年 6 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题为《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的贸易白皮书。[20] 该文件阐述了中国对贸易战的看法，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单边强加的，无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进展，最终不仅损害了中国的贸易，也损害了普通美国消费者的利益。[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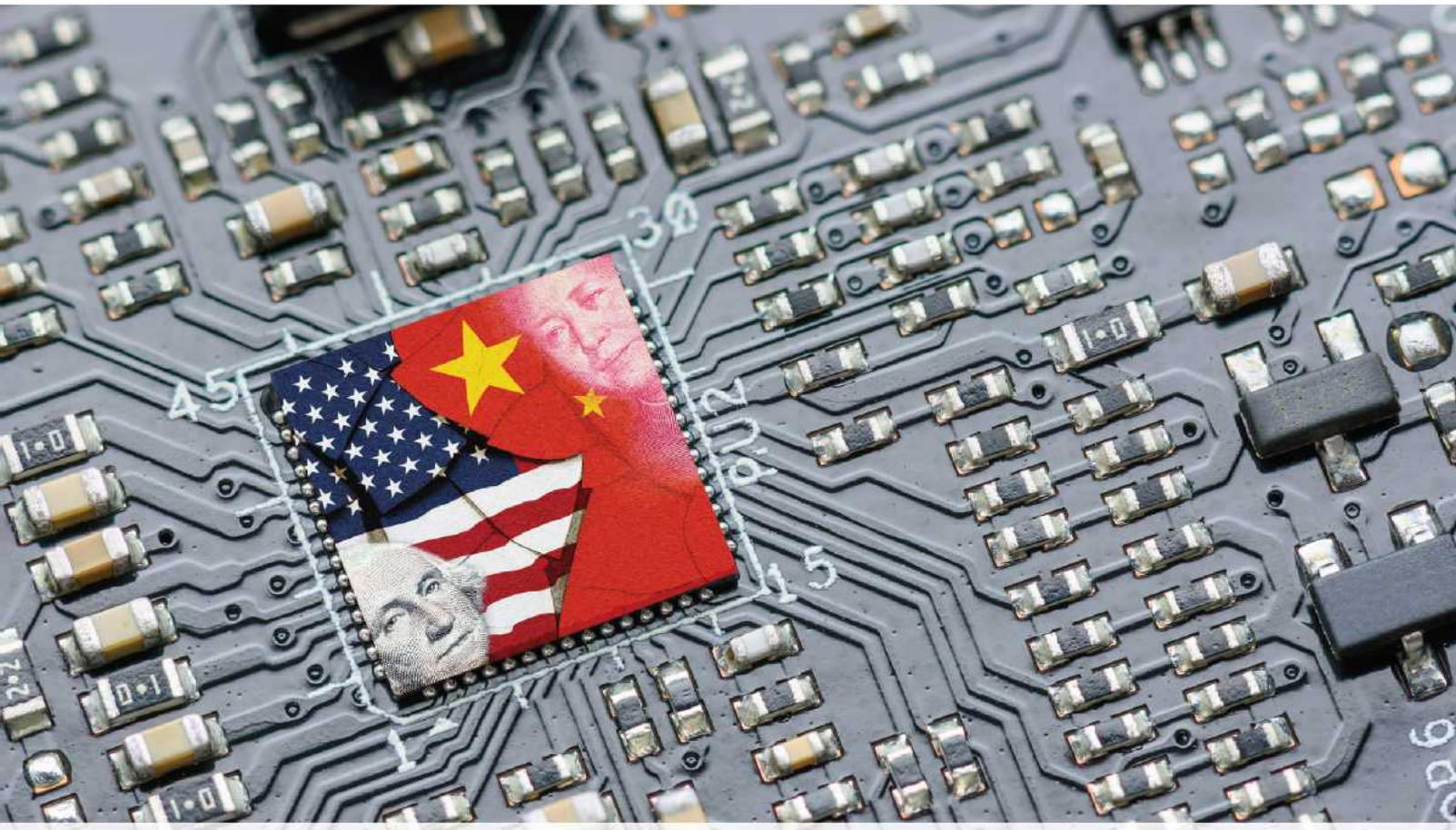
17 请参见：Masahiro Okoshi and Ryo Nakamura, “U.S.-China decoupling not Washington's goal: diplomat”, *Nikkei Asia*，2022年9月22日，https://asia.nikkei.eom/Editor-s-Picks/Interview/U.S.-China-decoupling-not-Washington-s-goal-diplomat。

18 请参见：Alina Selyukh and Doug Palmer, “U.S. law to restrict government purchases of Chinese IT equipment”, *Reuters*，2013年3月28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de/us-usa-cybersecurity-espionage-idUKBRE92Q18O20130327；以及David McLaughlin, “Obama Blocks Chinese Takeover of Aixtron as U.S. Security Risk”, *Bloomberg*，2016年12月3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2-02/obama-blocks-chinese-takeover-of-aixtron-as-u-s-security-risk#xj4y7vzkg。

19 在民间言论中，会将美国低工资制造业岗位的流失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混为一谈。例如请参见美国制造业联盟（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成员所写的博客、评论文章，https://www.americanmanufacturing.org/blog/；另请参见：Anshu Siripurapu and Noah Berman, “The contentious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22年12月2日，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ontentious-us-china-trade-relationship；另请参见：Alexandra Alper and Andrea Shalal, “Trump promises tax credits for firms that bring jobs back from China”, *Reuters*，2020年8月18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manufacturing-idUSKCN25D2EM。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2019年6月2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02/content_5396858.htm。

21 要点简明摘要见《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新华网*，2019年6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6/02/c_138110173.htm。



iStock/William_Potter

从那时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高级领导人就表示，“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这实际上是在说“中国寻求维护自由贸易和正义，与美国完全不同”。[22] 那么按照这种叙事，鉴于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执政党”的不合逻辑的政策，很难避免出现新的冷战。[23] 外交部长王毅等中国官员一直将目前的状况描述为“美国实际上正在推动经济脱钩”。[24] 不断使用“脱钩”一词似乎是为了强调处于危险中的关系，或使当前局势更显紧迫。

22 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大会发表主旨演讲》，2021年4月21日，https://www.boaoforum.org/ljnh/ac2022/html/detail_1_501_15835_Headlines.html。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王毅提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四大疑问》，2022年9月23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209/t20220923_10770698.shtml。

24 Wang Yi, “US needs immediate action to bring China relations back to the track of sound development”, *Global Times*，2022年10月30日，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10/1278333.shtml。

中国的评论将贸易战的全部责任归咎于美国，并将美国的行为视为企图破坏中国的持续发展，这自然使公开挑明的立场难以得到修正。[25]

就美国的政策而言，有种叙事反复强调长期以来对中国成功“欺骗”国际经济体系的不满，合理化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对中国贸易加以限制的政策。[26]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出的关于额外关税的通知中，美国的行为被形容为对“中国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有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不合理并且具有歧视性，并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的调查结果的回应，并寻求解决“中国强制转让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相关不公平贸易做法”。[27] 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征收贸易关税和对半导体芯片实施新的出口管制的既定目标是阻止中国的军民融合，使商业技术无法被用于军事目的。[28] 因此，关税和贸易限制的既定目的变化非常明显——从特朗普任期时的纠正贸易失衡到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考量。这种对安全的明确强调可以看作是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例如南海争端、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及其在美国媒体上的报道）上加强外交和军事自信的直接结果。[29] 特别是 2022 年美国在国防战略中将中国重塑印太地区的活动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全面和最具战略性的挑战。[30]

25 评论强调了美国的“霸道”态度及其不合理的威胁感知。相关观点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2022年6月19日，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206/t20220619_10706065.shtml 以及Xia Yuanyi, “For tense U.S.-China relations, blame Washington politicians”, *Xinhua*，2022年4月27日，https://english.news.cn/20220427/901f740f1bf8424a83901be93bf314b7/c.html。

26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2019年11月12日，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economic-club-new-york-new-york-ny/。

2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 Issues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in Response to Unfair Trade Practices”，2018年6月15日，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june/ustr-issues-tariffs-chinese-products，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Finalizes Second Tranche of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in Response to Chin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2018年8月7日，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ugust/ustr-finalizes-second- tranche。

28 Chelsea Cox, “U.S. Commerce Secretary Raimondo doubles down on Biden plan to restrict American companies, and citizens, from helping China make semiconductor chips’, *Bloomberg*，2022年11月3日，https://www.cnbc.com/2022/11/03/us-commerce-secretary-raimondo-doubles-down-on-biden-plan-to-restrict-us-companies-and-citizens-from-helping-china-make-semiconductor-chips-.html。

29 代表观点可参阅美国国务卿办公室，“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2020年11月，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1/20-02832-Elements-of-China-Challenge-508.pdf；David L. Lynch, “White House calls for ‘new course' on China trade ties’, *The Washington Post*，2022年10月4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us-policy/2021/10/04/tai-biden-china-trade/；Thomas L. Friedman, “How China lost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2022年11月1日，https://www.nytimes.com/2022/11/01/opinion/china-united-states-trade-economy.html。

30 美国国防部，“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

鉴于美国对中国专注于发展新能力和增加解放军全球部署的担忧，美国预计不会为可能加强中国军事能力的技术转让提供便利。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拜登政府限制了半导体和光刻设备的转让，不让其可能帮助中国公司快速开发更小的计算节点并对中国建立“具有新域作战能力的新域力量”产生影响。[31]

这种言论和评论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反映在两国的民意调查中。根据《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在 2020 年拜登政府就职前进行的民意调查，65.6%的参与者对特朗普政府持负面看法，53.2%的参与者对美国军方持负面看法，46.9%的参与者对美国媒体及其对中国的“偏见”报道持负面看法。然而，47.5%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缓解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32] 在中国境外的学术界中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特朗普政府持负面看法，但在 2020 年总统大选后有所反弹。[33] 2021 年由《环球时报》（Global Times）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美关系将不再是绝大多数受访者心目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受访者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以及欧盟的关系要比与美国的关系更加重要。民意调查还显示，拜登政府下中美双边关系的变化被大多数人视为“表面和平但内部斗争”。[34] 2022 年 3 月，《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92.1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矛盾”是双边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72.42%的受访者认为，只有当中国在硬实力方面击败美国时，双边关系才会恢复正常。[35]

31习近平主席提交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将建立“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战略威慑的提法表明，对中国当前威慑能力的充分性进行了反思。增加“具有新作战能力的新领域力量”的努力预计将包括网络和信息领域以及太空。创造新的领域力量和智能能力将取决于计算系统。

32 “Chinese rational on China-US ties: GT poll” *Global Times*，2020年12月26日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11038.shtml。

33 Songying Fang, Xiaojun Li, and Adam Y. Liu, “Chinese Public Opinion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from Trump to Bide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2, 15, 27-46。

34 Chen Qingqing, Cao Siqi and Zhao Juecheng, “GT investigates: Chinese value China-Russia ties over China-US relations amid West's containment: GT poll”, *Global Times*，2021年12月29日，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12/1243624.shtml。

35 Yang Sheng and Xie Jun, “China won’t abandon principles to repair ties with US: GT survey” *Global Times,*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3/1253534.shtml。

在美国对中国的公众舆论方面，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有些人将他们对中国看法修正为更加正面的立场，但总体而言，2022 年有 82%的人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而在 2020 年，这一立场的比例为 79%。[36] 鉴于这些认知，要获得民众对重修双边关系的支持以及这种重修需要做出的让步，两国都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结论

尽管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破裂并非十分明显，但有观念认为共同利益和联系正在减少，表明了中美之间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脱钩”。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担忧主要与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有关。[37] Edward Luttwak 描述了大国如何深受“对外交敏感问题的明显不敏感”之苦。[38] 无论是美国——它期望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被完全接受，还是中国——无法理解其在该地区的投资倡议为何会出现新阻力，要理解该地区的复杂性并强行通过对外政策决策以迎合内部的看法和预期，显然都无能为力。对于其它国家，面临的挑战将是限制中美关系恶化的影响，因为它们在保持与两国关系平衡的同时，又回到了一种大国竞争的形式。其他国家（无论是东盟、东北亚还是南亚国家、太平洋岛国，甚至是欧盟）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以调解中美间分歧，或者提倡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现在已经存在一些多边会话，可供商定共同关切的问题，如东盟+的形式、香格里拉对话或印度洋对话。然而，要走出第一步，中美两国官员和学者必须首先承认相互之间威胁论的认知，而不是认为对方完全非理性。这种承认或能缓和拒绝对普遍错误认知负责的倾向，并为实质性交流奠定基础。

36 Laura Silver, “Some Americans' views of China turned more negative after 2020, but others became more positive”, 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9月28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2/09/28/some-americans-views-of-china-tumed-more-negative-after-2020-but-others-became-more-positive/。

37 Dian Septiari, “US does not want to force ASEAN to choose sides: Official” *The Jakarta Post*，2020年9月16日，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seasia/2020/09/16/us-does-not-want-to-force-asean-to-choose-sides-official.html。

38 Edward Luttwak,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47, Kindle。另请参见“Great State Aut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log，2013年4月2日，https://harvardpress.typepad.com/hup publicity/2013/04/great-state- autism-in-israel-and-china.html。

无论是美国——它期望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被完全接受，还是中国——无法理解其在该地区的投资倡议为何会出现新阻力，要理解该地区的复杂性并强行通过对外政策决策以迎合内部的看法和预期，显然都无能为力。

APLN中-美-亚对话

中美关系已严重恶化，且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由此产生的安全困境正在助长恐惧情绪、不信任感和军备竞赛，影响着亚太地区和全球各国。潜在影响包括军事对抗和核升级的可能性，同时破坏全球合作应对21世纪一系列挑战的努力。

APLN的中-美-亚对话项目通过一系列学术交流和出版物，评估了增进理解、减少误解、降低风险、缓解紧张以及建立信任所需的步骤。该项目旨在为亚太地区尤其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决策者及其政策共同体设计务实的政策建议。

亚太核不扩散和裁军领导网络（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简称APLN）总部设在首尔，由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导人及专家组成，致力于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特别关注降低和消除核武器风险。

APLN的宗旨是提供信息和鼓励辩论、影响行动，并提出旨在解决区域安全威胁的政策建议，重点在于核威胁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并尽一切可能创造一个遏制、减少并最终消除核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

APLN
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apln.network
APLNofficial
@APLNofficial
@APLNofficial